


21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贾梦玮 主编

朱文颖 著

禁欲时代

朱文颖小说自选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21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贾梦玮 主编

朱文颖 著

禁欲时代

朱文颖小说自选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禁欲时代 / 朱文颖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6
(21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ISBN 7-80187-023-9/I·013

I. 禁... II. 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6746 号

禁欲时代

策划: 程德培

作者: 朱文颖

责任编辑: 周奎杰 邵东

装帧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印刷监制: 杨雨前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 68996306

印刷: 萧山日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24 千字 印张: 18

印数: 1—10000 册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023-9/I·013

定价: 2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贾梦玮

“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总 序

“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江南“世风崇文”，历代江南才子才女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他们亦情亦智、体贴人心的诗文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心灵。时间进入了 21 世纪，江南依然是温暖滋润、生动鲜活、千娇百媚的江南，江南山水滋养的新一代江南才子才女依然是中国文坛光彩夺目的星辰。新的千年，他们奏响的是“人”的主旋律；信息时代，他们的作品传达的是生命与情感的隐秘信息。我编的这套《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它是

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的文学业绩
电子时代无法格式化的才情和性灵

体贴心灵依然,只是新的世纪,心变动。心的牢笼所用材料也已经升级换代,已经是纳米技术了;狱卒也都已经换了新的面孔,电子眼等高科技配备齐全。21世纪,人与人、心灵与肉体更是互为牢笼,而且灵与肉相互叛变频繁发生,如今读“21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世道人心,我想到的是上个世纪初叶在江南烟雨中出家的弘一法师绝笔的那四个字:悲欣交集。

2002年12月22日夜,南京颐和路

目录

CONTENTS

- 001 阿三与猫
010 病人
028 浮生
051 哈瓦那
079 金丝雀
105 禁欲时代
120 老饭店
150 两个人的战争
160 十五中
175 万历年间的无梁殿
223 一个沙漠中的意大利人
232 艺人
263 重瞳
278 后记

阿三与猫

阿三一点也不知道，就在她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作家，他在小说里这样写道：“老师在讲台上说，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他接下来又重复一句：“老师说，世界是银子的。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这句话没头没尾，所以是一个谜。”阿三一点都不知道这些，阿三还是个住在里坛巷的小孩子，只是有一次，有个医生对阿三妈妈说，这个孩子可能有些轻度色盲。这个瞬间里，阿三才显出了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阿三以后如果长大了，倒是可能会懂得作家讲的那句话的：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句话对于阿三，可能永将成为一

个谜语。

但现在，阿三还只是个小女孩子。阿三住在里坛巷的简易楼房里，那是种没有阳台、像儿童积木般的房子。窗外有排女贞树，女贞树的叶子是鹅卵形的。阿三常常觉得，只要一打开窗户，外面就充满了水气，那水汽还慢慢地爬进窗户里来。阿三就怀疑那可能是因为女贞树的缘故，但阿三没敢把这个发现对人说，阿三只是有一次忍不住地对人讲，她说只要下了雨，女贞树上就会发出一种香。但没有人相信阿三的话，因为女贞树确实很少会发出什么香气，它的花和果都很平常，单瓣的小白花，还藏在叶片的后面。

阿三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阿三不大知道自己患有轻度色盲这种毛病，阿三妈妈没有告诉过她。阿三妈妈是个懂点医术的人，她知道轻度色盲这种病其实一点都不影响到日常生活，那只是某种微妙的色差而已。况且，阿三妈妈不想让阿三从小就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那是很不好并且很危险的。阿三妈妈这样想。

阿三学校里的老师从来都不讲“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种话。老师们倒是告诉阿三他们说，地球是圆的。地球的旁边有许多星星。上课时阿三看上去总是很认真，所以老师们都还喜欢她。只是有一次，阿三晚上做梦，梦见星星在天上走了许多弧度，那些弧度是乱七八糟、毫无规则的，并且交杂错乱在一起。在梦里，阿三心神摇曳，但第二天当老师提问她，让她说说关于地球的基本常识时，阿三想了想，还是回答道：地球是圆的，地球旁边有许多星星。每天阿三回家后，就趴在桌子上做功课，因为没有阳台，阿三家养的花就放在朝南的窗台上，所以每次开窗之前必须非常小心，先开朝东一扇，把花盆移到朝西那面去，然后再把头伸到窗台的外面。空气中布满了水汽，湿漉漉的。阿三看见那些水汽慢慢地爬进屋子里来，屋子里充满了水汽，白茫茫的，就像一个银色世界。

没有人知道,阿三其实是多么寂寞呵。

阿三一直想在家里养一只猫。一只小小的白色或者斑黄花纹的猫。阿三做了无数次的这样的美梦。但里坛巷的房子又是那样拥挤,再也没有空余的地盘用来收留其他的生物了。阿三家倒是曾经养过两只母鸡,它们轮流着每天为阿三家提供一个鸡蛋,但到了过年的时候阿三妈妈就把它杀了。所以阿三一直没敢把这个梦想告诉别人。这个梦想常在阿三的心里,于是就更像一个梦了。有时候阿三睡在床上想,自己为什么那样想要一只猫呢。好像阿三也讲不大清楚。但想要一只猫的念头是清楚的,是阿三能够看得见的。

有时候阿三好像就看见那只猫已经走进房间里来了,它静悄悄地坐在阿三对面的椅子上,不时抬起爪子,蹭蹭自己的下巴;然后很轻地,发出一些就像风刮过女贞树花叶那样的声响。它是那样安静与依赖,自顾自地坐在那里,好像就要睡着的样子,于是阿三就走过去,把它抱起来。它在阿三的怀里蜷成一团,有种温热而又让人心痛的热力。阿三是多么希望能有一只猫呵,她甚至梦想着回到里坛巷家里的时候,一推门,那只猫就从门后面闪了出来,它走路的时候有着自己特别的姿态,它在阿三脚边蹭来蹭去,发出一团团像它胡须那样的银光。

在里坛巷的西面,有个花鸟市场。主要卖的是鸟和各种小型植物,但偶尔也会有一些猫狗之类的小动物被关在笼子里,一连几天搁在那里等候买主。阿三经常站在路边,看那里的摊主给小鸽子喂食,那些鸽子把嘴巴张得比身子还大,摊主就把一团鸟食放在它的嘴里,然后又把它拎出来,与其他还没有喂过的鸽子分开。还有一次,阿三放学路过那里,竟然还看到一只瞪大了眼睛、蹦来蹦去的松鼠。但阿三一点也不觉得,这些动物与她等待的那只猫会有什么联系,阿三从来都不觉得她的那只猫会从笼子里跑出来,然后跟了她回家。但再讲下去,阿三也

就讲不大清楚了。但不管怎样，阿三觉得，确实是有着这样一只猫的，有着这样一只猫正在等着她阿三。这个想法深藏在阿三的心中，让阿三觉得自己心里其实是有着一个秘密的，这使她隐隐地感到一种兴奋与骄傲，甚至因此变得更加寡言少语起来。但不管怎样，现在阿三仍然每天都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在课上开始讲生物常识，她讲植物是由细胞颗粒组成的，还当场做了个植物标本，把一片树叶放进化学溶液里面，过会儿拿出来时，叶片的枝脉与茎络全都无比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当老师用一只实验夹子把水淋淋的标本从溶液里提出来时，阿三张大了嘴巴，差点叫了出来。阿三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种幻觉，她看到了那只猫！她看到那只猫，那只让阿三朝思暮想、夜不能寐的猫，它就被夹在老师的标本夹上，它全身的毛被溶液浸透了，正滴滴答答地往下面滴着水。

阿三给吓坏了。阿三忽然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那只猫了，那只阿三的猫。阿三越想越怕，于是就很想对别人讲讲关于猫的事情，但阿三一点都不知道该去对谁讲，又有谁会相信阿三的话呢。

但是，真的就有这么一天，奇迹发生了。

那天阿三像往常一样去长风一小上学。下午是体育课，很早就结束了，阿三又像往常一样，脚下踢着几粒碎石子走回家来。直到后来，阿三再次回想起这个下午时，这才觉得，这个下午其实从开始就是有着不同的。首先，当阿三刚刚踏上里坛巷的石板路时，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女贞树的香气。这根本就不是女贞树开花的季节，但那香味充满了整条街巷，几乎令阿三兴奋不已。再也没有人敢说女贞树是不香的了，阿三心里这样想着。阿三不由得注意起里坛巷里来往的人群，阿三看到他们一如往昔，来去匆匆，不由得就有些生气。天高得很，没有边，阿三觉得好像有点要下雨的意味，于是就抬头望了望天。就在这时，太

阳忽然钻到云层里去了，天空猛地暗了下来，而阿三非常惊讶地注意到，就在太阳钻入云层的那个瞬间，她忽然看到了密匝的云层后面闪亮着的几颗星星。那几颗星星是如此明晰，一点点地闪着银光，仿佛立刻就要跳到云层的前面来。然而等到阿三眨了眨眼睛，仔细再看时，它们又不见了。但阿三相信自己肯定在那天下午看到了云层后面的星星，它们的光不很强烈，但是确实有光，阿三注意到了，即使它们躲在云层的后面，那光亮仍然微微地刺痛了一下阿三的眼睛。

后来，就在阿三家楼下的垃圾堆旁边，阿三看到了那两只叽叽乱叫的小猫。是两只，而不是一只。阿三感到自己的心口那儿一阵乱跳，阿三几乎有点不敢去看那两只挤在一起的小动物，更奇怪的是，就在看到它们的那一刻，阿三的头脑里一片空白，竟然一点都没有跳过“猫”这样一个概念，阿三忽然就有些忘记了，猫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阿三看着那两只小动物，不由得心口乱跳了。阿三定了定神，觉得应该先上楼一次，拿点吃的东西下来。阿三就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在厨房里拿了些米饭和吃剩的鱼头，然后又两步并作一步地下了楼。阿三感到自己的胸口那边像被抽紧了似的，有些难受，阿三知道那是因为激动的缘故。等到她手里捧着饭和鱼头又跑到垃圾堆那儿时，忽然发现，那两只挤在一起的小猫，这时却只剩下一只了。孤零零的，仍然叽叽地叫着。

现在阿三的怀里抱着一只猫了。现在阿三的怀里真的抱了一只真正的热乎乎的猫了。阿三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以前阿三看见小猫走进房间来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做梦。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在做梦了。

阿三抱着猫。抱着猫的阿三能走到哪里去呢。阿三一点都不敢回家。阿三妈妈就要回来了，阿三妈妈一点也不喜欢家里忽然多出一只猫来，她会把猫从窗口那儿扔出去的，她把朝东的窗户一开，托着小猫

的肚子，然后就把它扔下楼去。阿三心想。这样一来，阿三也就不能回家了。阿三有些发愁，发愁的阿三怀里抱着猫，在里坛巷里慢慢地走。阿三心想，这是只被人扔掉的猫吧，还很小，生出来不会有太长的时间，眼睛半睁半闭，也没有好好地看过阿三一眼，它就那样赖在阿三的怀里，头靠着阿三的胸，两只前爪在阿三的衣服那里轻轻地扑蹭几下，然后就不再动了，很安心地歪着头，与阿三贴得更加紧密了，它给人一种仿佛注定要在那个垃圾堆旁边等着阿三的感觉，这样想着，阿三又把它抱得紧了些。

这只猫和阿三不知不觉地就走出了里坛巷。路上阿三碰上了几个长风一小的同学。她们看到阿三，就哇地叫了起来。她们说，阿三，你抱着猫呵。阿三眯眯笑着，点点头。她们一拥而上，围住那只小猫，有的还伸出手去拉拉小猫的爪子。她们开心地叫道，这只小猫有多好玩呵。阿三仍然眯眯笑着，也不说话。阿三听她们从爪子讲到毛色，再谈到猫的眼睛，却一点也不觉得她们正说着的猫就是自己怀里抱着的那只，阿三觉得她们讲的与自己是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当然，要是在很多年以后，阿三也许就会解释说，她抱着的是猫的灵魂。但那时她还不不懂这些，她只是看到她们不停地去拉小猫的爪子，感到有些心疼。

幸好，就在这时，忽然的就起风了，风从路边的树上刮下好多树叶来，阿三不由得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她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声，阿三问：你们闻到女贞树上的香气了吗。

阿三的那些同学都愣住了，她们面面相觑，猛烈地摇晃了一下脑袋，她们说：阿三，你怎么又拿我们开玩笑，又说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女贞树是没有香味的。阿三的同学都有些生气，她们见阿三不回答，也不解释，于是就更加地生气起来，她们说，阿三，我们要走了。其中有一个平时和阿三好一些的，又回过头来问了句，阿三，你抱着猫要到哪里去呢？

是的，阿三抱着猫，到底要到哪里去呢。这件事情阿三是一点也不清楚了。阿三只是觉得自己忽然地强大了起来，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的那种强大。阿三知道这都是因为这只猫的缘故。有谁知道，阿三盼望这只猫盼望了多长时间呵。因为它的迟迟不来，阿三在幻想中已经无数次地看到它，它躺在自己的身边，温柔像小佛像那样的睡态，在月光下面，它就像一团银色的桂树，它是那样与众不同，区别于阿三身边的一切事物，无论在什么时候，阿三只要想到世界上还有着这样一只猫在等着阿三，阿三就会立刻沉静与快乐起来，你们又有谁看到过这样一只猫呢？阿三心想。

风大了些，但是还没下雨。阿三觉得有点冷。阿三和猫咪又往前面走着，就来到了里坛巷西边的那个花鸟市场。阿三下意识地又走到那个喂小鸽子的摊位那里，但今天小鸽子们都早早地喂饱了，它们伸着胀鼓鼓的脖子，呆头呆脑地望着阿三和猫。阿三觉得今天的小鸽子们都难看死了，阿三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喂饱了的小鸽子会没有那些饿坏了的、伸长了颈子和嘴巴等待喂食的来得可爱与生动。正想着的时候，旁边有两个猫狗贩子围上了她，其中一个还把猫的下巴托起来，仔细地瞧了瞧里面的牙齿。那个歪嘴的贩子忽然咧开嘴笑了，他说，小妹妹，把这只猫咪卖给我吧。

阿三连忙摇摇头，警觉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用另外一只猫咪和你换。歪嘴贩子指了指身后的笼子，里面有一只黑猫正在睡觉。

阿三仍然坚决地摇头，并且抱着怀里的小猫飞快地奔跑了起来。

在刮着风还没有下雨的街上，阿三奔跑了起来。她跑得那样快，就像脚底生了风一样。阿三怀里的猫叽叽的叫着，它轻柔地随着阿三的奔跑撞击着她的身体，就像阿三的身上忽然生出了一对翅膀。奔跑着的阿三看到了那么多平时没有看到的東西，她看到了风，看到了天上

的云和地上的水，阿三看到那些街道和树木正在飞快地朝后退去，树上开满了花，雾一样地笼罩了半个天空。

她终于有了一只猫了，阿三终于有了一只猫了！阿三是多么快乐呵，她抱着那只猫在街道与街道之间奔跑。因为她跑得太快，所以在街上的人们看来，阿三简直就成为了一阵风，她就像风一样地奔跑着，而她怀里的猫也就如同被风追赶着的一朵云。人们几乎都已经看花眼了，人们终于再也看不到阿三与阿三的猫了，只是在这个已经久久不再流动的城市里，好像又有什么东西在流动着了，它们动了起来，就像阿三眼里的风和云一样。在她的眼里，它们都有着那样美丽的颜色，她甚至还看到了女贞树卵形的树叶，她和她的猫就站在那些饱满圆润的树叶下面，她们一起闭上眼睛，昂起脖子，谁也不会闻到那样好闻的女贞树的香气的。阿三心想。

但跑着跑着，阿三终于觉得累了，觉得跑不动了，更重要的是，阿三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认识回家的路了。阿三迷了路。她怀里抱着猫咪在这个城市里转来转去，很快，阿三就发现自己其实是走不出这个城市的，而走不出这个城市，阿三就没有办法安置她怀里的猫咪。就在这时，阿三看到在她面前出现了一条小河，小河缓缓地 from 很远的地方流过来，跟着一起过来的还有一只船，里面有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小姑娘在船舷上唱歌，小姑娘穿着红衣绿裤，就像一朵开着的花。阿三看着看着就很想那只船能够停下来，然后把她和猫咪带走。阿三张大嘴巴，叫了几声，但是，没有人听到，后来阿三回想起来，就不能确定那究竟是因为别人没有听到，还是当时自己并没有发出声音，但很快那只船也就驶过了桥洞，走远了。阿三远远的还能听到那个小姑娘的歌声，像鸟一样的歌声，阿三忽然感到一阵伤感，阿三觉得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累了缘故。阿三确实已经跑得累了。

就这样，阿三走进了河边的那个旧道观。那是个已经有点破败的

道观,殿的前面是个露台,露台的香炉里有些香火烧着,但一个人也看不见。阿三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进里面的殿堂。殿堂里面供奉着三尊法身,阿三隐约想起,其中有一尊好像是叫做太上老君的。阿三以前听人说过,觉得那是个比较好记的名字。阿三就来到了太上老君的面前,拜了拜,阿三怀里的猫咪就也跟着阿三一起拜了拜,阿三还叽哩咕噜地对太上老君说了几句话,然后阿三就真的累了,在太上老君的身边坐了下来。抱着猫咪,睡了。

阿三醒来的时候,发现怀里的猫咪已经不见了。四周空空的,月亮还没出来,但是天已经黑了,那种黑,不是一段段地黑下来,而是看得见的一丝丝地黑下来,让人觉得有点恐怖。阿三感到了害怕。阿三学着猫咪的叫声四处找了一下,但是没有,那只猫咪就像它突然地来一样,又突然地不见了,从阿三的身边消失了。在已经变得黑暗的河边,阿三一遍遍走着,一遍遍叫着,那黑暗让阿三感到了害怕,而让她真正感到害怕的是,阿三忽然难以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拥有过那样一只猫咪。阿三又看了看天,月亮仍然还没有出来,这让阿三感到有些定心,月亮没有出来,阿三就不会出现幻觉。那么,那只曾经那样乖那样温柔地躺在阿三怀里的猫咪,它到哪里去了?

阿三哭了,阿三再也找不到那只心爱的猫咪了。阿三知道它已经走了。阿三摸着黑,一边哭一边走。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叫阿三的小女孩哭着回家去。下雨了,没有人相信,女贞树是一种叶与花都能发出清香的树。那种树在某个时候就会开满了花,虽然小,但密密匝匝,就像雨日即来的天穹。

世界那样大,又有谁会去注意到,一个名字叫做阿三的小孩子,她把心爱的猫丢掉了,正伤心而孤独地回家去。

病人

上帝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水。到了第八天，上帝觉得什么都有了，就创造了乔治。乔治很棒。

——题记

乔治是我最近迷上的一部电影里的主人公。他是个弱智儿。乔治固执地相信，他死去的妈妈还活着。她像天使一样地发出光，并且照耀着他。他在雨天的旷野里傻站着，手里拿着一张白纸，然后拥抱着来接他的人，说：“你喜欢我！你是我的朋友！”他追求不到心爱的女人就立刻躺倒在地上，哭得孩子一样。他也和他喜欢的姑娘睡觉，并

且知道要把窗户关上，窗帘拉上。他在黑夜里想念妈妈的时候，就会像天使般长出翅膀，飞起来。到了影片的最后，他嘴里叫着妈妈的名字，从城市最高的楼层上，鸟一样地飞了下来。

我一直忘不了乔治的那张脸。胖胖的，呆头呆脑。特别是他的眼睛，有点小，不规则地翘着，有些像猪眼。他莫名其妙地就会笑起来，或者突如其来地哭。

我觉得这张脸有点像皮皮。

皮皮是觞园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他长得很瘦，夏天的时候，手背上青筋直露。他在觞园里做一种类似于行政管理的职务。虽然觞园是个小园林，但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皮皮就像是某种周密运转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吃饭。皮皮喝多了，先是摔掉了三只玻璃杯，然后又趴在桌子上大哭。

那次饭局直接间接导致了三个结果。

第一，饭局的在场者之一阿美后来成了皮皮的女朋友。虽然阿美一直没有承认，但我认为，皮皮谜一样的眼泪是打动阿美的真正原因。当然，阿美并不知道，那次吃饭的时候，皮皮一直在桌子底下用他的左脚蹭我的膝盖。

第二，从此我对皮皮刮目相看。并不是因为左脚与膝盖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有时候，一种巨大的反差会产生强烈的效果。如果说，以前的皮皮总让我想起卡夫卡小说里的那些人物，那么，这次他让我联想到老人与海。或者说，那只爬到乞力马扎罗山上去的豹子。

第三个结果是顺其自然而产生的。由于阿美与皮皮的飞速发展，饭桌上的另外两个独立体：我和小林的关系渐渐变得复杂而微妙起来。我有些无所谓的态度。听其发展。而小林恰恰也是如此。